

傳記文學叢刊

沈
怡
自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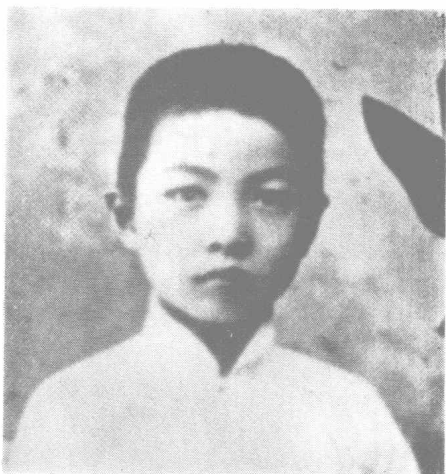
沈
怡
自
述

沈夫人應懿凝女士攝於上海中西女塾時年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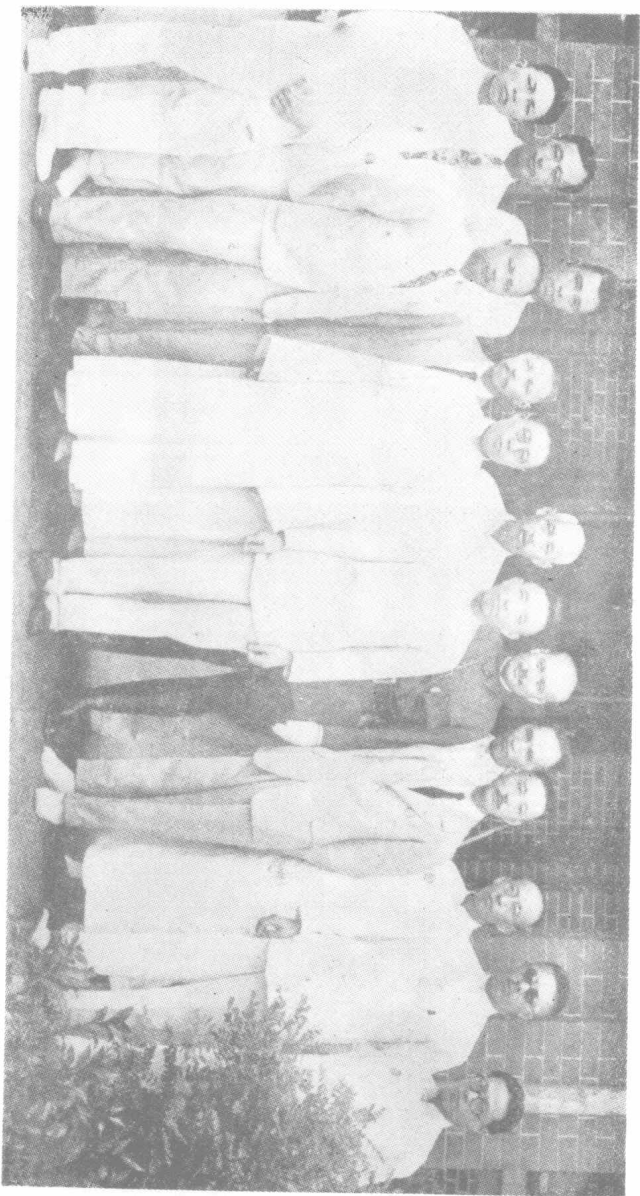
民國五十四年沈怡在台北交通部辦公室攝





上圖：沈怡八歲時攝
下圖：沈怡全家父母姐妹合影





。(七右)郭黃為長市，長局局務工任(左)怡沈，立成市別特海上日七月七年六十國民

上圖：沈怡夫婦台北北郊區寓所遲鵲小築之一角。下圖：航業發展中心成立與聯合國技術協助局簽訂協定時攝。中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兼技協局長胡世澤，右為聯合國特別基金駐臺代表 Knut H. Winter，左交通部長沈怡。





沈夫人於香港拜張大千為師行禮後合攝

上圖：中國文化大學授予沈夫人哲士學位時攝，中為沈怡，左為蔣緯國。下圖：沈夫人獲巴西最高美術院頒贈名譽獎章並於大使官邸舉行其作品展覽，圖為受獎後致謝詞。





上圖：民國四十二年沈怡夫婦銀婚紀念，與張羣夫婦（右一、左一）及胡適（右二）合攝於台北。
 下圖：民國六十七年沈怡夫婦金婚紀念，攝於美國之合家歡。



序

王開節

一、
沈君怡先生及夫人應懿凝教授伉儷生平自述，今將由台北傳記文學社出版。關於自述式傳記，記曾讀過數種。但同時讀到伉儷兩位各寫的自述，這是第一次。君怡先生曾長交通部多年，是我在部中工作三十四年中追隨最久的一位長官。自從他交卸部職以後，直到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去世，中間十三年。十三年中，他在國內與國外的時間，大約各佔一半。他在國內時的經常見面與在國外時的經常通信，聯絡從未中斷。應教授是一位業餘作家，常在刊物雜誌中讀到她的作品，筆下很具文學素養，描寫細膩、生動，也曾有多次長談機會，印象十分深刻。他們賢伉儷「自述」將先後付印，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指定我參與校閱。應教授來信也要我寫一篇序。由這兩項因緣的湊合，使一向艱於寫作的我，增加了動筆的勇氣。

二、
我記得當年君怡先生談話中，曾不止一次談到寫紀念文字的甘苦，他說紀念他人，不免寫出自己與被紀念人的許多關係，這些說多了，或無意中以自己的意見穿插文中，易有反客爲主之嫌。這一篇文，開場也未嘗「無我」，但希望謹守分際。紀念他時，不忽略他的論點。

君怡先生是學工程出身。他生前擔任公職約計五十多年。經歷中以工程方面居多。約佔去了五十年

時間的一半。三度交通行政方面及市政外交等各方面工作，合計佔用另一半。他在工程方面工作，因係公職，不能脫離政治，政治不是他所自認的專長，事實上也非全是自謙之詞，當他辭卸聯合國遠東防務局長回國接任交通部長時，在交接典禮中的一席講話，記有兩點：一、他應召回國担任此項公職，對他個人而言，這是在交通部服務的第三次。第一次是民國九年，當時北洋政府交通部公開徵求技術人才，應考錄取入部。不久，得有公費機會資助出國留學。第二次是民國三十四年，由甘肅奉調赴重慶任交通部政務次長。爲時甚短。這是第三次回部服務。得有機會以所學回報，理所當然，十分心願的。二、曾國藩從前評論官場的通病有三：一、敷衍，二、顛覆，三、辦事態度不黑不白。這些病態，是晚清政局的普遍現象，也是國勢衰微的根本原因。今日復興建國，必須有勇氣根除此種頹風。從事公職，本身須具積極的動力，積極須先明辨是非，經過研究計劃，逐步推行，方不致操切流入盲動。並說這些平凡無甚高論的作事態度與方法，希望能供同人參考互勉。他那時心聲透露，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因當時逗留國外，長期居留蔚成風氣之下，他雖是應召而來，有知遇與奉獻的情感在內，但放棄已有的高位優薪，及將來退休的一筆可觀的待遇，對於素特薪給維持生活的人來說，應該不是不值得考慮的。此外，以一位洋博士所心儀嚮往的人，不是什麼外國月亮，名人專家之類，而是土氣十足，地道國粹的曾滌生先生，予我直覺的感想，是一位書生本色的工程師。

二、

君怡先生自述中，關於交通方面，有他所寫的「交通部七年」一文，但很簡略。文內列有一張「清單」。「清單」內容每一子目的經過，都可寫一篇長文。曾見他寫過一篇「航業發展中心創辦經過之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一期），其餘均未見續有發表，想是後來因健康的關係未及動筆，這

實是很可惜的事。因看他所寫的「清單」，立即觸憶當年「清單」內每一件事，都曾經過一波三折的種種迂迴過程。其中比較困擾的整頓招商局一案，經過整整五年時間，才算定案實施。

整頓招商局與航業發展中心，可以說是他對於航業發展全部構想中的兩個層次。民國五十年七月間，他發起召開航業會議。約請海內外約近百名有關人士參加，議題分爲七類，事前印發，請提供意見，他曾於開幕時致詞說：

此次會議之議案，雖列有七項題目分別討論，但以性質而論，則可分爲業務、船舶、人才及管理四大類。凡此四者，固同屬重要。惟船舶一項，尤爲當務之急。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部所編擬之第三期經濟建設四年計劃中之海運計劃，實可視爲一個造船與購船計劃。按該計劃之說明，現遠近洋商船可符合經濟營運者共四十艘。計三十四萬餘載重噸。其中性能良好而船齡在四年以內者僅有四艘，共約六萬五千餘載重噸，情形之嚴重不言可喻。因此該計劃有購造船三十萬噸之目標，期於四年之內予以實現。

航業祇是運輸工具之一種，但其活動範圍，又比其他運輸工具爲廣。尤其在海島之台灣，賴航運而遍及世界各地，其營運對象具有國際性，故其營業不僅在配合政府貿易政策及公民物資的輸運，抑且係一種增加外匯收入或減少外匯支出之重要企業。因此發展航業不獨可以樹立對外貿易之基礎，使進出口物資不致爲外輪所控制，尤應視爲一種協助平衡國際收支之主要工具。但航業之發展有賴自力更生，……建立一種能與國際之海運國家相抗衡之商船隊，則尚需我們本身之力量方能達成。

他的三十萬噸商船計劃，總括說來，到他交卸部職爲止，國輪噸位，包括遠洋及沿海共增加了一倍。即由民國四十九年底的五十餘萬載重噸，到民國五十六年底的一百餘萬載重噸；平均船齡由民國四十

九年的十七年減爲民國五十六年的十二年。至於航業人才培育，則航業發展中心存在五年中，由聯合國技術協助局遴聘有關各類分由七個國籍不同的專家組成，訓練專才三百五十餘人。

至於招商局經過整頓改組，開始向日本洽貸三千萬美金造船，進行尙屬順利，招商局董事長張壽賢先生於此所付心力，不亞於身爲部長的君怡先生。這是他對發展航業構想的輪廓。

四、

交通方面所主管的業務，尙有路、電、郵各部門，他也曾各盡心力。那幾年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準備時期，建設方面，需要投資的要看預算容納的限度。預算所列依法收入，均各有指定的分配，無法勻列作統一的新規劃。後來電信、鐵路打開世界銀行貸款之門，逐漸充實設備，或研究評估，其基礎也是在那幾年奠定的。

他個人認爲在職責方面所應致力的約有四點：一、統籌規劃。二、督導調節。三、釐訂標準。四、提倡鼓勵。輔導協助事業之發展而非干擾，有限度的調節而非管制。各事業本身未具備足夠的條件去經營發展以前，這些理想何從實現！技術標準方面，在極其可憐的經費下，尙曾做些基本工作，但去理想目標很遠。

五、

君怡先生日常的生活，讀書佔了重要部份。當他從巴西大使辭職回國後，住在陽明山下的住宅——遲鴿小築——的時候，每月大約進城一、二次。進城主要是到衡陽街一帶的書店，看看有何可以購閱的書籍。每次滿載而歸的，都是些西文工程書籍。他曾談及書價公道，因此談到彼此逛書店的經驗。那時

我經常到世界書局買翻印的舊籍，好處是價廉，壞處是字小，因見他所看的工程書籍，圖表很多，我建議他若看得枯燥，不妨看看我所買的掌故說部小品之類，換換口味。他說讀工程書籍是興趣所在，不覺枯燥，至於消遣的小品，反覺光陰虛耗可惜。於此一端，可見他讀書的專注。有一次他讀林孟工先生所寫其先德林則徐傳，林文忠曾在陝甘開發水利，倡導開鑿坎井，因將坎井的情況，繪製成圖示意。他發現所繪圖有誤，因即別繪一圖，並為孟工解說，後來此書再版，即加引用。由此又談到左宗棠在陝甘治績，並曾隨口引用文襄當時奏文的語句，原來他在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時，對於前人在當地治績，都曾用過一番研讀功夫，意在尋求可供他從事經營西北利源開發的參考借鏡，這又是一項典型的書生工程師例證。

六、

從性格方面來看，君怡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作事積極而堅持原則，對人內心甚熱而篤守分際，與他泛泛相交的人，祇從表面上觀察而加以論定，很容易導致偏差。因為一個人作事堅守原則，就不能不流露個性，同時對人保持分際，則易予人不够圓融之感。再加以理想目標已定，積極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若進行的是一項工程，問題比較單純，如若進行的是牽涉層次較多的工作，就不能那樣的單純了。

根據君怡先生自述，他的家庭情形是父母去世均早，幼年即係獨立生活。當然親長及諸姊的關懷照顧，是可彌補一部份情感上的空虛。但心靈深處總有一種無可取代的缺陷。爽朗熱腸，由於歷練而不自覺地自我抑制，形成一種韌性超過彈性的性格。他寫到母氏葛太夫人治家馭下，十分能幹；父親叔和先生曾參加浙江鄉試，中過舉人。那是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正庚子拳亂以後，辛亥革命以前。國勢衰相顯

露的時候。那時代的知識份子一心嚮往的是國家如何致富強，政治如何走向民主，所以叔和先生在考取舉人之後，放棄參加會試，也就是放棄當時讀書人惟一進身的道路，而祇應聘担任學校教席，這已可說明他的想法。學校畢竟是比較易於吸取新知，接近時代潮流趨勢的場合。君怡先生的幾位姊妹，均入學校接受新式教育，他的長姊黃夫人亦雲女士且參加辛亥革命，這是那個時代習於保守的風氣下很不多見的。君怡先生涵濡於這樣家庭氣氛中，加深了他的積極、踏實的性格。至於他求學的過程，考留學，雖也經過周折，但大體說來，也不能說是不順利的，直到考取博士學位，才結束了求學生活。人生除家庭以外，關係影響最深的是師友。從他編著的「黃河問題討論集」（商務出版），可見他曾獲名師的教益，感念至老不衰。從張九如先生所寫有關正己社一篇有志青年的結合的報導，（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新聞天地周刊）可見他頗多益友，終身砥礪不渝。這都是足以形成其性格的無形基礎。

七、

應教授出身永康世家，她的祖父敏齋先生是同光間名臣，學問政績，名重當時。俞曲園文集及李鴻章書牘中，都收有很多與敏齋先生討論學術、政治的文章和信札。由於承襲世家喬木的濃厚氣息，觀念上不像叔和先生那樣與時代潮流接近，以此應教授求學過程，儘管在比較優裕的環境中，反不似君怡先生那樣順利。其所經過的周折，說來是今日青年朋友所不易體會的。應教授的自述中，寫得非常細膩委婉。細讀她的文章，可以反應民初新舊交替時代的一般觀念，是研究那時家庭社會的第一手材料。

天才的培養發揚，本不是簡單的事，但要抑制或埋沒天才也不簡單。應教授的文學秉賦與她中英文字寫作造詣，都因後來的晉修，而得到彌補充實，並且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凡是讀過她的作品的，都會給予公平的評價。

民國六十九年君怡先生逝世後，其好友譚伯羽先生曾由美國來信，言及君怡先生去世前數日，曾通電話，聲音宏亮，意興如常，未覺有何徵兆，不料突得其去世消息，十分傷感。因寫一付挽聯，託我於其台北追悼會時代爲寫送。後來在台北爲君怡先生舉行追思會，採用教會儀式，謝絕聯幛，所以未曾代辦。現在伯羽先生亦已作古，未送的聯語，尚在手邊，借此寫存，作個無法交代的交代。

幾日尚清談，方近重陽，遲鷁不來人已去。

滿城暗秋色，竟成永訣，招魂無計淚空揮。

當時我也曾有兩首挽詩，由於同一理由，未曾寫送，一併附記於此，稍補序文未竟的追念。

憶從識面奉瑤瓊，政尚寬和見性情。

事大記曾容衆議，位尊不掩是清名。

多時飽語居官味，畫室終為渡海行。

水遠山長一回首，西風吹淚盪蓬瀛。

懷抱何緣得暫開，病中不廢簡書裁。

施為豈竟平生意，歲月俄驚夜漏催。

遲鷁有情空掛夢，滄波不盡與流哀。

他年直筆留青史，何用鷁雛費浪猜。